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珍珠船 第二回 假肝膽蔣佛哥禪室偷香

詩曰：浮生能得幾多時，須學楊公畏四知。

綦綉足娛休妄念，不漁美色是男兒。

當下趙雲山、趙相，過了自己的船，前往蘇州進發。按下不題。且說蔣雲，自從見了馮氏，時刻想念不忘。到得結義之後，雖則每日相見，怎奈趙相是個不出門的主顧，那馮氏又極貞慎，憑你著意慇懃，微言挑撥，並不肯輕露半點笑容。以此只得眼飽，無由著手。

那一日直送趙相，到了秀州分別。一路回來，心下暗暗歡喜，不住的想道：「縱使馮氏心肯，有那王氏礙眼，畢竟未易就諧好事。不如先把王氏撇倒，那雌兒就是我手中物了。」算計已定，只等船到岸邊，先去回復了王氏。才進家裡，收起盤盞，打發了船家，就去買了一尾鮮魚，一隻大雞，一盤茶食，著令渾家楊氏巧姑，打從後門送到王氏家裡來。王氏婆媳，殷殷致謝，就把雞魚整理，留著巧姑，吃了夜飯，一同送他回家。巧姑又將婆媳留住吃茶，盤桓至更餘天氣，蔣雲親自點燈送轉進入門內。低聲囑道：「沒有男子在家，須防小人暗算。倘有什麼響動，只宜側耳細聽，切不可就說是貓鼠。」王氏道：「多謝好話，夜深了，去罷。」蔣雲走了四五步，復又轉身喚道：「油雖貴，須要點著一盞燈兒，也覺膽大些。」王氏從樓上應道：「曉得了。」自此蔣雲每日間，只在趙家走動。早間缺柴，就去買柴。晚上要酒，就為打酒。王氏□歡喜，親做一雙鞋襪，送與蔣雲，蔣雲把來放在家裡。過了兩日，王氏問道：「我做的鞋襪，怎麼不穿？想是做得粗糙，不中你的意麼？」蔣雲道：「蒙娘厚恩見賜，只宜簇新珍藏箆篋，以便時時須戴，豈可放在腳下踹著。」又一日，蔣雲拿了一匹綿綢，央著王氏裁剪，故意把那尺兒掉在地下，假做尋尺，將王氏的腳尖，捏上一把。王氏笑道：「你錯了，那根不是尺兒，為何倒捏了我的腳尖。」說話的，若是王氏果係貞潔，此時就該發話，使蔣雲沒意思，也便絕了他的邪念。怎反說是錯捏，豈不是明明有意的了。原來王氏，年雖三□五歲，姿容白嫩，倒像三□以內的。自從守寡，已經八載。既當久曠之際，又值一個光棍後生，終日在家，娘長娘短，肉麻親熱。不要說王氏，就是貞節婦，只怕也著了邪魔。倒虧馮氏做人正氣，在旁礙眼，不便勾搭。閒話休提。

且說王氏，為因自己的生辰已近，要請觀音庵尼姑，喚做靜照唸經。預托蔣雲，置備蔬果香燭等物。蔣雲暗喜道：「只在這尼姑身上，便可以成就我的好事了。」遂將銀二兩，即日送到庵，送與靜照，要他如此如此。

原來靜照雖入空門，卻慣會與人做那馬泊六的。見了一錠雪花細絲，滿口許允道：「不勞居士費心，只憑我三寸舌，包你成就。但事諧之後，還求重謝。」蔣雲笑嘻嘻的應了一聲，即作別而回。當日午後，靜照一逕走到趙家，見了王氏，嘻嘻笑道：「別來未久，不覺尊容比前愈加肥嫩了許多，想是喜氣沖沖，以致精神旺相。」王氏歎口氣道：「窮居孤寡，有甚喜來。」靜照道：「聞得大官人與蔣居士結為弟兄，得人扶助一喜也。又聞大官人出外為商，必獲厚利，二喜也。目下更值壽誕伊邇，三喜也。還有意外之喜，難以枚數。」王氏笑道：「多謝師父，但知我的喜，怎知我憂愁憂米，支持門戶，若不可言。日來正為賤誕偶臨，已買下些香燭，意欲屈請賢師徒二位到舍，唸經一日。尚未專人相約，誰想順風吹得來。」靜照道：「我亦正為此特來相請。若到宅上，打攪不便。不如買了香燭，光降荒山，待與家師靜悄悄的多誦幾卷經，倒覺省便些。未知尊意若何？」王氏道：「如此甚好，至期容當早起叩剎。」遂欲具齋相款，靜照推謝而去。只因此一來，有分教：

壽辰翻作鴛鴦會，尼剎新開方便門。

到了那一日，王氏清晨梳洗，留著馮氏在家，同了蔣雲，並蔣雲家裡一個小廝，拿了香燭蔬果，來到尼庵，周圍一看，果然好一所幽雅禪室。但見：

門外水浮綠藻，籬邊煙鎖垂楊。

只有白雲一片，時同野鶴迴翔。

當下靜照接進殿上，只見佛座前燭火輝煌，香煙繚繞。那師徒兩個，早已念完了一卷藥師經。王氏向佛參拜禮畢，老尼就來邀進房內吃茶。靜照道：「蔣居士也到裡邊，一同吃了茶罷。」王氏道：「多謝師父，總沒有外客，只該一處同吃了。」既而早飯已過，靜照與老尼，自在佛前誦經。蔣雲領著王氏，四圍閒看。每每將些風情說話勾引。王氏只是笑而不言。停了一會，靜照又來催喚吃齋。等得王氏和著蔣雲，進入房中，靜照道：「二位且請寬坐，待我去佛前添了香燭，再來奉陪。」轉身向著蔣雲，丟了一個眼色，遂將房門反掩而去。蔣雲帶著笑，走近王氏身邊，雙膝跪下道：「這段苦情，娘可得知麼？」王氏便將肩上打了一下，帶笑罵道：「活賊囚，你的歹意，我久已猜著你了。只是這個所在，怎麼使得。萬一靜照闖將進來，卻不要羞死了人。」蔣雲道：「實不相瞞，這個靜照，也與我相處的，故把房門反鎖而去，明要撮合爾我的好事。倘獲娘肯見憐，感恩不盡。」當下王氏已是慾火難按，憑著蔣雲抱到禪榻之上，解開裙帶，霎時間雲雨起來。一個是輕薄少年，一個是久曠孀婦，正如乾柴烈火，自然盡興極娛。不覺香汗透衣，芳魂欲失矣。曾有一詩，單罵蔣雲的負義短行。道是：

神前枉結弟兄盟，人面那知是獸心。

可惜維摩清淨地，卻將禪榻恣姦淫。

且說蔣雲，自在尼庵，得遂奸媾，滿心歡喜。以後不隔數夜，捉著空兒，即逕到王氏房中，雲情雨意，□分濃快。只是婆媳兩個，臥房只隔著一層板壁，憑你做得隱瞞，未免漸漸索索，有些響動。那馮氏伏在壁上，子午卯酉，早已一一聽得仔細。況兼蔣雲，實欲假途伐虢，既得與王氏通姦，便覺膽大。每每見著馮氏，捏手捏腳，戲言挑撥。馮氏又不敢聲張，只好暗暗氣惱。

一夕，雲雨畢後，王氏摟著蔣雲，低聲說道：「雖獲與你綢繆數夜，唯恐隔壁聽見，曾沒有一遭像意。就是說話，也說不得一句兒，這卻怎處？」蔣雲道：「便是這樣幹事，我也甚覺氣悶。今後就放蕩些，料想不到。」王氏搖首道：「這個怎麼使得，倘被聽見，教我怎樣嘴臉。」蔣雲笑道：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任你做得隱藏，只怕瞞不到底。倒不如拖在渾水，塞住了他的口，就使日後兄弟回家，也還可乘間往來，不致與你斷絕。」王氏沉吟了半晌道：「這個意思，倒也不差。只是太便宜了你。」兩個說得興濃，又雲雨一次。以後蔣雲搭著馮氏說話，王氏便遠遠的閃了開去。自古道：「上樑不正下樑參差」，那馮氏雖極正氣，怎當蔣雲日逐引誘，到得睡時，又聽著些淫聲謔語，情慾久疏，熬煎不過，怕不走了邪路。那蔣雲又胡謔哄道：「昨日有人自武昌回來，說在同寓中有個姓趙的朋友，與一妓女留戀，虧折本錢，回家不得。我想此去湖廣路程不多，況且糴米是一件極易的交易，為何耽擱許久，杳無音信。或者果有此事，亦未可知。」馮氏聽說，也不辨真假，就懷著醋意。心下轉道：「他就在外作樂，並不顧我，我又何必苦苦的守著他。」原來婦人家，隨你貞慎端方，偏是那妒心最重。當下馮氏念頭一轉，對著蔣雲就有幾分好意。王氏在旁，又絮絮的說著蔣雲許多好處。

一日，偶然談起西廂故事，馮氏道：「崔鶯是個失節之女，說他甚的。」王氏變色道：「男女之間，大欲存焉，你看世上婦人，那不失節者能得幾個。只要擇人相處，不致淫濫，也就夠了。那個馬兒不吃草，這樣滿話，是說不盡的。」馮氏低著頭，便不做聲。當日傍晚，蔣雲買了一尾鮮活青魚，拿進廚下。恰值馮氏獨立在灶前，蔣雲道：「聞得孀婦愛吃鮮魚，特買得這一尾，把來與孀婦做夜飯。」馮氏道：「有甚好處到了伯伯，只管要你費鈔。」一頭說，一頭伸手接魚。蔣雲隨手，就將那雪藕相似的玉腕，捏上一把。馮氏含著笑，佯做不知。蔣雲覺有幾分光景，心下暗喜，就把些閒話鬼譚了一會。只見馮氏低著頭，兩手托在腰眼，急急的走上樓去。蔣雲隨後潛步而上，伸首看時，原來馮氏為著小便要緊，進得房門，開了便桶的蓋兒，朝內就坐。及至撒完了尿，掀起那肥肥嫩嫩的屁股，拈紙揩抹。不提防蔣雲站在背後，看了好不動火，連步向前，攔腰抱住，急得馮氏雙臉漲紅，低聲

喝道：「青天白日，這是什麼勾當。我若叫喊起來，只怕喪盡了你的體面。」蔣雲道：「我愛嬌嬌□分標緻，若能親近玉體，死亦甘心，何況體面。」馮氏又再三哀懇道：「既要如此，須放了手，待夜間來和你同睡。」蔣雲笑道：「只怕你騙脫了身，就要變卦。」馮氏道：「若我翻悔，不得好死。」蔣雲才肯聽信，雖即放開。褲腰尚未穿上，露出那嫩鬆鬆的話兒，已被蔣雲摩弄了好一會。

那一夜，巫山有路，果然成就了雲雨之夢。正所謂：水性婦人難保節，貪淫男子會偷情。

蔣雲既把馮氏一並勾搭，每夜婆媳兩個，輪流淫媾，自此進出，益無忌憚。雖則被窩中做事，怎瞞得隔壁對門幾家鄰舍的耳目。那做裁縫的董近泉，常把微詞取笑，思欲起發蔣雲的酒吃。蔣雲若是一個知事的，就請他吃了一杯，也免日後多少是非。只因自恃衙門走動，結識紳衿，眼裡那有董裁，怎肯費著東道。近泉見不招攬，心下憤憤不悅，只等趙相回來，指點捉奸，且按下不題。

再說趙雲山同了趙相，自從起身去後，一路無話。到了湖廣省城，投入牙行，正欲置貨，忽因小鬍鬥毆，犯了一頭假人命。趙相雖幸從寬擬杖，卻因雲山陷入囹圄，日常送飯，還要與他衙門打點。自六月初旬到彼，直至九月終，囊資罄盡，方獲審豁。兩個怏怏失意，只得收拾起程，連夜趕回，已是□月中了。先到雲山家裡，放下行李，雲山取出碎銀一包，付與趙相道：「雖是你我晦氣，遭了這場屈官司。然兄是折不起的，怎教你費盡而歸。可將這幾兩碎銀，回家使用。待我催討帳目，再借些與兄作本。」趙相因以離家日久，記念母妻，巴不得一步跨到家裡。急忙忙接放袖中，背了被囊，作別而歸。到了自家門首，時將亭午，門猶扃閉未開。連連彈叩數下，裡面婆媳兩個，因與蔣雲鬼混了一夜，睡到巳刻起身，正在梳洗。忽聞門上敲響，側耳細聽，知是趙相回來。不覺吃了一驚。說話的，你說錯了。大凡久出乍歸，室家相會，自有一段躍然欣喜之狀，為何倒說吃驚？只因心下虛怯，雖欲勉強裝出笑容，怎奈忸怩情態，終不能掩。就是做客回家，少不得僱人搬運貨物，熱熱鬧鬧，也有一番得意光景。卻因趙相犯了官司，資本喪盡，雖則到家，神氣消沮，不覺垂頭歎息。當下相見畢，王氏就盤問道：「你為何羈留湖廣，直到今日才回？置得什麼貨物？何不令人搬取到家？」趙相便把前後事情，備細說了一遍。馮氏道：「我不信，偏有這樣橫禍。你莫非在花街柳巷，迷戀娼妓，折了本錢，反捏這無影的話兒，歸來搪塞。」趙相正欲分解，忽聞門響，卻是蔣雲時來探望。趙相慌忙延入，再三致謝。蔣雲道：「適間偶在路上，遇著趙雲山，始知賢弟已經回府。又聞在彼遭了一場屈事，此真意外之變，殊可扼腕。然亡羊補牢，未為晚也。賢弟前程遠大，亦何必以此介懷。」趙相連聲歎息道：「小弟是個失時落運的人，料想決無好日。」說罷，又把些閒話敘了一會，連忙置備魚肉酒果，燒個利市，就把來請著蔣雲。

當晚，飲酒中間，婆媳兩個相繼出來，帶著笑，連連斟酒相勸。趙相心下就有幾分猜疑。到得睡後，雲雨之際，馮氏反若勉強迎接，並不像往時有許多貪戀歡喜情狀。及至事完，又只管稱贊蔣雲的好處。趙相□分不快。將到黎明，即起身梳洗，遍向鄰居探望。落後才到董裁家裡。董近泉一把拖進店後，揖畢坐下，問過寒溫，董裁道：「自從大官去後，瞬息半年，使我兩口兒時常掛念。誰想晦氣，折了本錢，家內又沒人照顧。老朽雖你緊鄰，各自門各自戶，怎好管得。今後大官切不可再要出去，早晚有人來往，亦須防察。後生家，體面是要緊的。這是老朽的好話，休得見怪。」

趙相聽了這一番言語，益覺怏怏不樂，遂即起身回到家裡。恰值趙雲山同著幾個心腹朋友，設酒在白龍潭船內，要與趙相解悶，遣人相邀，立等同去。趙相不能推卻，即時迤邐出城，來到船中。早飯已備，飯後把那象棋，略略消遣了幾局。時未過午，將酒飲起，直至黃昏始散。趙相已是□分沉醉，一路踉蹌而歸。將次到家，偏那心上的事兒，卻又記得明白。遂不向前門，竟悄悄的打從後門而來。伏在門上，側耳聽時，蔣雲果然在內說話。初時模糊，聽不明白，只聽得落後兩句道：「撞著了不好意思，我向後門去罷。」趙相此時，酒已全醒。不覺怒從心上起，正欲敲門進去，猛聽得門栓一響，裡面蔣雲又闖將出來，兩個劈頭一撞，趙相立腳不住，竟是翻身一跤。蔣雲認道是鄰舍人家聽他動靜。勃然大怒，竟把趙相按在地上，著實打了數拳。恰好婆媳兩個，把著燈盞送出。聽得有人跌倒在地，連忙移火一照，卻是趙相。驚得蔣雲放手不迭，飛步而去。王氏馮氏慌忙出來，把趙相扶起，攙到樓上臥房，和衣睡倒。婆媳兩個重又下樓，收拾碗盞。停了一會，只聽得連聲喚茶。馮氏急忙泡了一碗，拿上樓來，雙手遞去。趙相睜圓雙眼，接茶在手，向著馮氏，就是劈面一擲。幸得連忙閃開，那只碗兒，跌下樓板，打得粉碎。馮氏道：「好好出外半年，本錢雖折，卻會撒起酒風來了。」趙相大怒道：「會養漢的賊淫婦，我且問你，方才從後門出去的，是那一個人？」馮氏道：「啊呀，好不胡說，你自家吃得爛醉，跌倒在地，我與婆婆兩個，扶你進來，卻有何人出去，你莫非眼花了。」趙相厲聲罵道：「賊淫婦，你這養漢的事情，我已備細曉得。只在早晚間，少不得把你這賊淫婦，處置一個死。」一頭說，一頭伸手把馮氏的頭髮，一把揪來，揷在身底下，提起拳頭，一口氣打上五六□拳。王氏還在樓下收拾，聽得馮氏連聲叫喊，慌忙上樓，和身勸解。怎奈那把頭髮緊緊捏住，再折不開。王氏急了，把趙相的手腕，咬上一口，才得放鬆。馮氏得脫，竟一溜煙奔到樓底下去了。趙相愈加惱怒，又欲趕到樓下來打，王氏將身攔住不放。趙相道：「我自打那會偷漢的賊淫婦，好扯淡，誰要你勸。想是你與他做一路的了。」只這一句話，打著了王氏的心窩，便插胸跌腳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好一個沒廉恥的烏龜畜生，我做娘的在家熬苦受淡，巴不得一日的飯做兩日吃，你卻把二百兩細絲出去，不知怎麼樣弄完了，剛剛剩得一個被套子回來。我不埋怨你也夠了，你反平白地生言造舌，捏出無影無蹤的話兒來屈陷人。就是打老婆也罷了，怎麼連我也拖在渾水內。我自你□二歲上守寡起，直到如今，你見做娘的偷著幾個漢子，曾親眼撞過幾遭。你這忤逆畜生，說出這樣話兒，只怕要死快的了。」千畜生，萬畜生，足足罵了更餘天氣。趙相和衣睡在牀上，又惱又恨，等到曉鐘初動，就起身出門，走到趙雲山家裡商議。不知王氏起來，更有什麼話說？

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